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书画研究会 大型书画集

# 嘉定文史资料

第九辑

(内部资料)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嘉定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4年3月

## 目 录

毛泽东与葛一虹.....	王炳南	1
葛一虹传略.....	杨秀琴	4
我对共产国际几位领导人的印象.....	陆象贤	16
从事工运研究的陆象贤.....	葛秋栋、陶继明	25
风范永驻 遗泽长存		
—爱国老人胡厥文诗书.....	高 锌	27
朱学范与嘉定二三事.....	陆象贤	29
短暂光辉的一生		
—纪念承浩二哥牺牲 50 周年 .....	周承湛	35
菩萨蛮·忆承浩.....	邓创之	39
附记.....	潘世和	40
自学成才的葛传槩教授.....	周礼德	42
秦瘦鸥先生传略.....	许寅、顾伦	49
秦瘦鸥先生与梅园京剧社.....	胡孟初	52
嘉定的两个秦浩.....	陶继明	55
陆俨少教授传略.....	浙江美术学院	60
在仇泊同志身边工作的情景.....	钱乃之	63
李宝林同志生平.....	何根法、徐玉龙	68
陆世益先生.....	永康华	72
吴拯寰传略.....	姚旭参	79

追思父亲浦泳	浦增元	82
浦泳事略	王宗良	86
追忆浦泳叔两三事	浦增铿	91
徐行新教育家单殿笙	高步阶	93
上海华美药房发迹史	殷家纶	96
上海大明灯泡厂始末	钱仰高	100
嘉定的草织工艺	高步阶	103
徐行九姑娘植棉科学实验组	虞 懋	108
陆荣根的经营谋略	施心超	112
<b>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b>		
—记嘉定硼砂厂厂长戴永良…	张君明、康肇林	122
<b>昆青嘉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b>		
·····	高步阶	129
《疁西》报创办经过	水康华	134
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国手程金冠	陈兴顺	136
会计学家张云石	殷家纶	139
义务推拿医师陈纪文	上海毛巾十六厂办公室	141
在台湾的沈昌焕	姚旭参	144
南翔青帮情况片断	钱乃之	147
明侯峒曾先生绝缨遗墨	庄铭咸	151
明代名儒娄坚轶事	鲁 夷	153
东冈草堂与石民书院	水 澄	155
走出孤寂—从大昕墓到清竹园	一 凡	159
吴兴寺与外冈迎神赛会	水 澄	167
南翔旧闻（五）	钱乃之	173
清末外冈旧闻	朱文豪	179

钱大昕后裔辨.....	钱仍震	182
关于《黄曰骥同志生平》一稿的补充 .....	姚旭参整理	185
来函摘登 .....		186
封面题签 .....	胡厥文	
封面设计 .....	浦增锽	
摄影 .....	张崇虎	

## 毛泽东与葛一虹

王炳南

葛一虹是上海嘉定人，生于1913年。他是位剧作家，曾创作过多幕剧《红缨枪》等，出版过《战时戏剧论》等。此外也搞一些翻译，如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就是通过他的翻译而在中国传播的，还译有《作家与社会》，苏联多幕剧《生命在呼唤》等。又曾任《中苏文化》常务编委、《文学月报》编委等职。建国以后，葛一虹仍专心从事于戏剧方面的创作与研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戏剧报》和《戏剧论丛》的编委，戏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外国戏剧》主编等职。

当葛一虹翻译的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在延安演出以后，曾产生过轰动效应，连毛泽东也去看了，并对此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时毛泽东还以此剧为例，来阐述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如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作文艺问题的演讲中便谈到了葛一虹翻译的《带枪的人》，他说：“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

吃饭和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见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由于葛一虹翻译的此剧是由鲁艺排演的，因此在鲁艺师生的耳朵里听起来，上面的这番话格外亲切。

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那时葛一虹正在重庆，曾两次见到毛泽东。

9月1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毛泽东应邀参加了。那天葛一虹也出席了，只见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祝酒干杯。他心中暗想：毛泽东真是好酒量啊！由于葛一虹当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研究会副主任，因而也算有些身份，也上去向毛泽东敬了酒。

没过几天，在9月里的一个下午，葛一虹便得到邀约，请他到张治中的寓所桂园去。当他去时，王炳南已在门口迎接他了，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巴金和曹靖华。至于为什么这次只请了他们三个人，据葛一虹的请便：“可能是我们三人都搞翻译，并且主要是介绍苏联的。”

王炳南把葛一虹、巴金、曹靖华三人带到二楼一间精致的会客室里与毛泽东见面握手，向毛泽东作了介绍以后，自己就到另一间房间，让他们三人与毛泽东进行交谈。

当时葛一虹只有32岁，但感到毛泽东的谈吐很亲切。

在谈话中，他感到毛泽东对当时文艺界的斗争情况都很了然于心，对他们三个人所从事的文学艺术工作似乎也不陌生。

早在 1940 年，在国统区曾发生过一次规模甚大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葛一虹也参加了进去，写过多篇文章，成为主角之一。而毛泽东居然还记得这次论争，向葛一虹谈起了这件事。

毛泽东一边与葛一虹等人谈话，一边一支又一支地抽烟，前些天在鸡尾酒会上，葛一虹发现他有酒量，这一次又发现他的烟瘾也很大，就在这种无拘无束的谈话中，使葛一虹增加了对祖国未来命运的了解，同时对世界命运也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

与毛泽东交谈以后，在回去的路上，葛一虹兴奋异常，从心底里感受到：毛泽东的一番谈话，的确使他受到了宝贵的教益。

1949 年 7 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葛一虹也参加了会议。为了鼓励广大文学工作者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毛泽东特意在 7 月 6 日亲临会场，接见了与会的代表。葛一虹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以后的几次文代会上，葛一虹有时候也见到毛泽东，但留给他最为深刻的印象的，似乎还是在重庆时的两次见面。

摘自《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 葛一虹传略

杨秀琴

葛一虹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戏剧家、翻译家、出版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他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懈地致力于进步文化活动，特别在戏剧范围内卓有成就。他以严谨、扎实和刻苦的精神从事创作、翻译、理论研究，同时，为我国编辑、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也作出了卓著贡献。

—

葛一虹原名葛曾济。1913年4月2日生于嘉定县城内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学习时，课余读了鲁迅和田汉等新文艺进步作品，对文学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也被卷进了风起云涌的学生救国运动，上街游行，搞化装宣传。第三年淞沪战争爆发，嘉定为日军侵占，更激起了他的悲愤，增强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是年，葛一虹中学毕业，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攻读物理化学。当时国难深重，他和同学办起了大同剧社，在校园游艺会上演出反日名剧《乱钟》等，并与赵丹、徐韬和

王为一等的美专剧团，联合到特志大学公演。同时，他与同乡同学瞿白音、田鲁在家乡组织了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并成立了暴风雨剧社。三人合写过剧本《转变》，又名《改弦更张》，还编印过刊物《嘉定青年》，出版了4期。

1933年4月初，为了援助东北义勇军，葛一虹和瞿白音邀请了当时活跃于左翼剧坛的骆驼演剧队到嘉定举行义演，演出的剧目有《帝国主义的狂舞》、《大饭店》、《高尔夫速写》、《谁是朋友》和《放下你的鞭子》。暴风雨剧社则演出了葛一虹、瞿白音、田鲁一起编写的以日军3月3日侵占嘉定为背景的活报剧《嘉定三三》。这次演出把抗日救亡话剧从大城市拓展到小城镇，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这是左翼剧联一次成功的演出。当时葛一虹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先后和顾而已、朱今明以及章泯、白薇、陈荒煤等在一个小组。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学校附近的墙壁上，高昌庙一带的电线杆上张贴革命标语。还和学校里一些文艺爱好者办过墙报。

1933年，国民党政府在白区实行严酷的法西斯文化“围剿”。12月21日，国民党反动宪警对上海各大专院校采取紧急行动，一举逮捕了100多名进步学生，关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监狱，葛一虹也在其中，他被关了40多天，后经营救释放。1934年，左翼作家联盟在沪西几个大学里的盟员蒋弼等，筹备编印《文学新辑》，由于发生意外稿子移交到葛一虹手上，他克服种种困难在1935年2、3月间把刊物编印出来。葛一虹在这一辑中用穆樱的笔名发表一篇题为《旱》的小说。这份刊物不久被特务发觉没收。只有少数流传在外。1935年“左联”写给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三封信

中，曾对《文学新辑》在当时严重白色恐怖下出版困难情况作介绍。这时期，葛一虹还曾以杨七郎的笔名，为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附刊《动向》写过《第三特别留置室杂写》一文，报导狱中见闻。并在《民报》上写过影评、剧评。

1935年清明时节，葛一虹通过大同大学南汇同学的关系，邀请“剧联”主办的艺术供应社，组织剧团到上海近郊县城旅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王三》等，多亏提前发现国民党欲加请捕的阴谋而脱险。不久他们又第二次去嘉定演出，葛一虹在契诃夫的短剧中扮演老仆人一角。

1935年夏，葛一虹离开了大同大学，到上海一家煤球厂当化验员，一面谋生，一面参加左翼“剧联”活动，他和徐韬、田鲁在法国公园附近合租一间房子，编印过《电影演剧》杂志。

1936年，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的战略转变，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宣告自动解散。接着成立了上海剧作家协会，葛一虹参加了这个组织，创作了反日题材的儿童剧《小英雄》，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后，有的学校曾予以搬演。他还写过介绍苏联儿童戏剧的文章，在《光明》半月刊上发表。1937年春，根据英文书刊与田鲁合作编译了《苏联艺术讲话》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戏剧、电影、雕塑，绘画和建筑各方面发展情况的专业书，并附有插图多幅，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的注意。

1937年6月，葛一虹在上海与章泯创办并主编《新演剧》月刊，每期都有国防戏剧的理论和剧本发表，并重视对外国戏剧，特别是苏联演剧的介绍。葛一虹自己以穆鞭的笔

名写的短论中，肯定话剧职业化是话剧事业的发展，是“进步的”，但从业者“应该维持业余时代的耐劳、负责、节约、勤奋的态度”，“绝对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应该把团体看得比个人高”。还译出了苏联演员和剧作家多人经验之谈的文章。不久，“八一三”战争爆发，刊物不得不停刊。他和章泯先后离开上海，辗转到达汉口，于1938年5月间，克服了种种困难，始得复刊。那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演剧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剧本，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新的剧作，并大量报导各地戏剧演出活动情况。葛一虹在《现阶段演剧活动的两重意义》一文中说：“我们的新演剧活动在现阶段固然被要求把政治意义强调起来，但演剧的鼓动宣传的目的，必须通过优秀的艺术活动然后能充分地表达与张扬。”因此，它“有两重意义，一是服务于抗战面积极的负起反日反封建的任务，一是在抗战中建立起我们的民族的演剧活动的整体体系。”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可以说这是当时作为理论家的葛一虹的戏剧观。

武汉失守后，局势紧张，《新演剧》出版了5期，又不得不停刊。他搭船到重庆，1940年，《新演剧》增加篇幅，再次复刊，由于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文网森严，加上战时经济艰难，仅出了一期。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他们又编印过一辑。这个刊物，团结了许多戏剧家，对鼓动戏剧运动，在理论建设和介绍外国优秀剧目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 二

葛一虹在重庆期间，被选为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监

事。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38年和1939年，先后出版《战时演剧论》、《战时演剧政策》，在这两本书里，他阐述了中国新演剧运动与民族革命事业的关系，以及抗战戏剧的特征，趋势和实践等问题，主张对“原有的地方戏和民族演剧加以批判的接受，扬弃它的不好的部份，而容受并发展它的优良的部分。”

1939年，葛一虹和侯外庐，翦伯赞，曹靖华等被延聘为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的常务编委。那是每期约有二、三十万字的大型月刊，葛一虹主持文艺栏的编辑工作，编印过几期文艺专号和苏联戏剧电影专号，发表了肖三、田间、吴伯箫等延安作家的文章。他自己也相继翻译了《马克思论文学》、《列宁论文化》、《列宁论艺术》。以及有关高尔基等苏俄作家、艺术家译文多篇。

1940年，他读了苏联著名剧作家尼·包哥廷的剧本《带枪的人》，很激动，便一口气将它翻译出来，并翻译了作者另一篇文章《我怎样写〈带枪的人〉》。可是国民党的图书审查机关却不准出版，后通过关节在《中苏文化》“戏剧电影专号”上全剧刊载。1942年元旦，由鲁艺实验剧团在延安演出，旋即在冀察晋边区也上演了此剧，使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1957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演出《带枪的人》，获得成功，成为该剧院保留剧目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艺界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1939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西北战地访问，一行13人中有王礼锡、宋之的、杨朔、罗烽、以群、杨骚和白朗等，6月18日，在欢

送会上受到周总理致辞鼓励。这个被称为“笔部队”“笔游击”的一群知识分子，一路经成都、西安至洛阳，渡黄河，进入中条山，到达前线。葛一虹在前线锻炼得能在黑夜中摸索行军、能骑快马赶路。后因团长王礼锡不幸去世。访问团不能不改变计划分散行动，这次战地之行，虽然为时短暂，却给葛一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此为素材，写成多幕剧《红缨枪》，作为作家访问丛书之一出版。

1940年春，在国统区发生了一次文艺上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论争。当时葛一虹从战地满怀激情回到重庆，读到《大公报》上发表的向林冰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后，葛一虹不同意文中说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这种观点，就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二期、接连发表了《关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两篇短论，进行批判，从而揭开了一场激烈的，规模宏大的论战帷幕。葛一虹说：“我们为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觅求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我们便应当到复杂的而丰富多采的中国人民生活的这一宝库中去挖掘，而且也惟有更好地把握了现实主义来从事伟大而艰苦的创遗。”又说：“把旧形式作为遗产来处理，经过扬弃作用，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未始全无用处。”还说：“抹杀五四以来在新文学上艰苦奋斗的劳绩，责难它不大众化和非民族化，而所谓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完成，只有到旧形式或民间形式里去找寻，或者认为这样的追求是至少要‘以民间形式为中国源泉’为‘主导契机’等等，这也就是复古，就是新的国粹主义了。”嗣后，他还在《新闻

报》、《新华日报》、《抗战文艺》上分别发表了《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鲁迅论大众文艺》和《鲁迅与民族形式》等文。参加讨论的人很多，各地报刊上文章多达数百篇，时间延续了一年多。

在这期间，葛一虹还从事影评工作，并参加电影方面的活动，担任过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特约编导。他在 1940 年 2 月 22 日《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的评论，对这两部电影给予热情的肯定。

### 三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国统区文化界进步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聚集在重庆、桂林等地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分散撤离。葛一虹偕同演员戴浩，卫禹平，于 4 月间化装成商人，秘密离开雾城，经贵州、广西，到达广州湾，搭海轮于 6 月初到达香港。次日，他向廖承志报到。当即商定取道上海转到新四军工作，或者留在香港搞电影、戏剧。不料 6 月 26 日，纳粹德国军队突然进攻苏联，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廖承志指示葛一虹设法组织成立中苏文协香港分会。经过精心布置，9 月间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被选为名誉会长，老外交家颜惠庆为会长，葛一虹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主持实际工作，组织过有关苏联问题的讲座和放映苏联电影等活动。那时他生活很紧张，既要参加频繁的社会活动，还要努力于文字工作，他整理旧时的译作，编成了包括《马克思论文学》在内的译集《作家和社会》；

完成了苏联名剧、贝·贝尔采可夫斯基的四幕剧《生命在呼喊》的翻译，这两本书均由杜国庠创办的孟夏书店出版。他也曾为“文协”香港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讲过戏剧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香港工委会务必千方百计地营救这批文艺界人士。于是经过廖承志等周密安排，葛一虹随同茅盾、张友渔等归返内地。葛一虹回到重庆，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同志指示他留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他便担任了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兼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郭沫若工作。研究委员会编有丛书，他辑录了有关中苏文化的交流的一些论文，编成《交流》。为了纪念高尔基逝世8周年，他约请了茅盾、戈宝权、郁文哉，一起在一周期内译出《高尔基》一书，由郭老作序印行出版。

这期间，葛一虹翻译了莎翁研究者哈列生的《莎士比亚初阶》一书和苏联左琴柯的中篇小说《新时代的黎明》，由北门书店出版。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等十二、十三、十五章，他是我国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翻译家之一。以纪萱的笔名题为《演员艺术创造的内在动力及其连续性》，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收入新知书店出版的《演员自我修养》一书。又曾以黄芫茵的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法西斯细菌》等剧评。此外，还写过纪念高尔基、罗曼罗兰等的多篇文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9月1日在庆祝中苏签定友好同盟条约的酒会上，葛一虹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数天后，并与巴金和曹靖华一起在桂园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毛主席认为，他们在国统区工作是有成绩的，表示慰问和鼓励。

## 四

1945年10月，葛一虹回到阔别8年的上海，负责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工作，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争取老外交家颜惠庆和孙中山的秘书黎照寰等社会名流的帮助，先后举办苏联卫国战争图片展览、苏联音乐演奏会、苏联电影放映等活动。还联系了上海文艺、音乐、美术等进步文化团体，联合举办普希金逝世110周年和高尔基逝世10周年盛大的纪念会，为了配合这些活动，葛一虹编成图集《苏联木刻》，由郭沫若题签，郑振铎撰序，以“天下图书公司”的名义出版，这只是为了介绍苏联进步文化，由他艰苦支撑的一个有名无实的出版机构。他还和戈宝权合作编译了《高尔基画传》、《普希金画传》，由于当时出版业凋落，又因印行苏联图书风险大，也是他自己筹款印行的。他还出版过中苏文协研究委员会主编的，由姜椿芳、陈冰夷和叶水夫等翻译的苏联科学书刊12册一套的大众科学丛书。

为了扩大苏联电影的观众数，葛一虹曾和姜椿芳、袁履康等办过一个新艺影片公司，发行苏联影片。他曾参加中国文艺协会任理事，协助郑振铎搞总务。任《大公报》戏剧副刊编辑，写过关于《夜店》的剧评。并在1946年6月30日，文化界260人联合发表的《上海文化界反对内战争自由宣言》上签了名。葛一虹在上海的活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发现，他于1948年10月被迫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进入解放区。

## 五